

教外別傳卷九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臨濟下七世

楊岐方會禪師

石霜圓
法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
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遯入瑞州九
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
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
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慈明曰庫司
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慈明曰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
在何用忙爲一日慈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旣

C40

4514

B 64853

見遂搗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慈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慈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慈明呵曰未
在自是慈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慈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慈明便喝師曰好喝慈明又喝師亦喝慈明連喝兩喝師禮

拜慈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慈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曰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腳驢子弄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

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曰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犁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首座曰和尚

休捏怪師曰兔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首座擬

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

徑山杲云楊岐老漢太似溺却一船麻却

來厚斗裏掃

○龍興孜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

入滅擲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提掇曰蒼天蒼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

圈你作麼生透

徑山杲頌云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二種病石鞞一張弓直截爲君說新羅

東在海

○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

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僧曰坐具師曰真箇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

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
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
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
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

黃龍慧南禪師

石霜圓
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禪師
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夜話
雲門法道雲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
詰其所以異雲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
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煨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

雲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
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卽背去師挽之曰
若如是則誰可汝意雲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
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
霜於悅何有哉卽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
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
以慈明補之旣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
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慈明曰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
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慈明曰公學雲門禪必
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

師曰有契棒分慈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契棒慈明卽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慈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慈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慈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呈慈明慈明領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曰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

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響便下座

時翠巖眞

爲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翠巖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室中

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

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
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
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
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叅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翠巖可真禪師

石霜圓
法嗣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叅慈明因之金鑾
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楊岐會皆推
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
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

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
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
師自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
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
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慈明遽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慈明喚目喝曰
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
指示慈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慈明震聲曰無
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
機辯迅捷叢林憚之

蔣山贊元禪師

石霜圓
法嗣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七歲爲僧十五游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慈明曰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

靈隱德章禪師

石霜圓
法嗣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峰前

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迴流光影不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踪

眞如方禪師

耶那覺
法嗣

眞州眞如院方禪師叅琅邪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
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
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
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興教坦禪師

瑯琊覺
法嗣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
器有省卽出家叅琅邪機語頓昇後依天衣懷禪師
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天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
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天衣恐景純涉外議乃於
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

於刁學士景純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天衣凌晨辭
州景純舉所夢天衣大笑景純問其故天衣曰坦首
座姓牛又屬牛景純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
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遶天出
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峰前風悄然省宗
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省宗曰誰人知此意
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
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省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
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省宗曰大丈夫膝
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省

宗乃理前語至未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省宗乃禮拜

歸宗可宣禪師

瑯琊覺法嗣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卽出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群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聞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

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白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

蓋與相別一年方死

白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

白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白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白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長水子璿講師

瑯琊覺法嗣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

敏曰敲空擊木木二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
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
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卽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答曰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

雲峯文悅禪師

大愚芝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
曰大家相聚喫葷齋若喚作一葷齋入地獄如箭射
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大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
心法大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趑色力健何

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
違未幾大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不翠
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
事罷復造方丈翠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
不樂恨翠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
師忽然開悟頓見翠巖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翠巖
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
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僧問巔山巖崖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巔山巖崖佛法師曰猢
猻倒上樹

徑山杲云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

○俗士問如何是佛

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
胃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

淨住居說禪師

金山頴
法嗣

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
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達觀曰旣不信禪豈可
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正綱了禪見經師曰
爲某甲說禪看達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
禪乃一體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
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
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節使李端愿居士

金山頴
法嗣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
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園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
夕咨參至忘寢食達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
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
無請師明說達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
尉就有裏尋無手攄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
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
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達觀曰善惡都莫
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

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達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達觀曰生從何來公因措達觀起捭其臂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達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泊泊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西余淨端禪師

龍華岳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緣爲

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有狂僧回頭對丹陽守呂公肉食師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對師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師見捭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師趨之而去○丞相章惇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一日章丞相

留飯師喚說偈曰章惇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汝却喫葷惇爲大笑○又因惇請供贖下餽飽師偈曰腥餽飽素餽飽滿碗盛來渾崙吞垃圾打從灘上過龍官海藏自分明○惇赴召別師師曰且爲愛護佛法惇曰不與不廢愛護佛法也師令侍者取糖與相公送路喫糖次師問甜麼惇曰甜師曰甜便住惇一笑遂起○師在京師王荆公請講禪就大相國寺設齋看經次荆公入院焚香畢問諸方曰佛未出世時看甚麼經衆無語師曰相公周孔未出世時讀甚麼書公曰伶俐衲僧又曰南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古

今沉沒者聲聲怨菩薩○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師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耳師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眼睛一齊動開口吐裏直籠侗不管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閑○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

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會見
恁麼差異畜生○師抵郭南見上方超和尚有一尼
來叅師曰待來日五更三點入來師侵早紅粉搽面
而坐尼入見驚而遂悟○偶病牙謂衆僧曰明日遷
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師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
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
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着看
官第二不着喫粥飯五更遂化

南嶽下十二世

臨濟下八世

白雲守端禪師

楊岐會
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往參楊岐楊岐一
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楊岐曰吾聞
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
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
朵楊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
歲暮楊岐曰汝見昨日打毆讎者麼曰見楊岐曰汝
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楊岐曰渠愛人笑
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

保寧仁勇禪師

楊岐會
法嗣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謁雪竇明覺禪師

明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憐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卽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楊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極玄奧

黃龍祖心禪師

黃龍南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叅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雲峯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雲峯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

叢竹多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多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黃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黃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

寶峯克文禪師

黃龍南法嗣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瀉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雲門曰

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黃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往持勝上座曰猛虎當路坐黃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曰勝脊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黃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黃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黃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

自在去也黃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黃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黃龍駭之○開堂曰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

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

黃檗惟勝禪師

黃龍南
法嗣

瑞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窻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本講令叅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黃龍遴選黃檗主人黃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腳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黃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

開元子琦禪師

黃龍南
法嗣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翠巖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翠巖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積翠商榷古今適大雪積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若希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積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積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積翠歿

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曾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脉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

仰山行偉禪師

黃龍南法嗣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

雲蓋守智禪師

黃龍南法嗣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卽之法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法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卽展拜法昌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觀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卽當智毆一拳死心

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王相得歡甚

隆慶慶閑禪師

黃龍南
法嗣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二十徧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黃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黃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黃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黃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

鷺鷥立雪非同色黃龍嗟咨而視曰汝剝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黃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黃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黃龍喝之又問懽懽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

時英邵武在同安作
普座師欲往見之

師曰

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鑪曰這箇是黑漆火鑪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黃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黃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卽趨去明日侍立黃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卽方遇圓卽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卽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

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黃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

泐潭洪英禪師

黃龍南法嗣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卽詣黃檗南禪師席黃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又往見翠巖真點曾方入室真問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師引手指真膝而去真笑曰賣匙箸客未在真自是知其機辯脫略窠臼大稱賞之

雪峯道圓禪師

黃龍南法嗣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

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詰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積翠見爲助喜

穹窿智圓禪師

定慧信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南嶽下十三世

臨濟下九世

五祖法演禪師

白雲端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祝髮受具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契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本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

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興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興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圓照圓照曰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浮山曰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曰若如此大故未在浮山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

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白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白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白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白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

風白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皆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白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爲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畱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爲甚麼百鳥街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甚麼

不街華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筋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經山果云此三轉語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揀

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得許你具一隻眼

○三佛侍師

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

提刑郭祥正居士

白雲端
法嗣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

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
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
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
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
有省以書報白雲白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歛
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遶天玉兔趕他不著○元祐
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
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
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

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
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嘖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眾
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
遍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五祖
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
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
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
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
五祖遂曰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
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

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狗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旣鳴寶香初爇楊岐頂顙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佛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

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佛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佛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佛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心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梨狀遊方至黃龍謁晦堂晦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晦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晦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

人師箬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晦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卽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卽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晦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

黃龍惟清禪師

黃龍心法嗣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

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真而非真華也

泐潭善清禪師

黃龍心法嗣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滄詰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黃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黃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

處乞師方便黃龍曰子見貓見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脊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黃龍曰隨隨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這箇賊黃龍領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爲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

青原惟信禪師

黃龍心法嗣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夾山曉純禪師

黃龍心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

下語莫有契者

保福本權禪師

黃龍心法嗣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晦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山谷擬議師揮之晦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山谷大笑

太史黃庭堅居士

黃龍心法嗣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臘仕

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飢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晦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晦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晦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晦堂曰聞木樨華香麼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

釋然卽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晦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死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死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秘書吳恂居士

黃龍心法嗣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晦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晦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敲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蜨蝦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咦

褒親有瑞禪師

東林總法嗣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參黃龍南禪師黃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黃龍曰若爲佛法來卽今便分付遂打一

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黃龍卽器之後依照
覺深悟玄奧

萬杉紹慈禪師

東林總
法嗣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曰世
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照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
生照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照覺又打師於是
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照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
師曰拂子屬某甲了也照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
小卒折倒自此玄風大振推爲東林上首

慧圓上座

東林總
法嗣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于氏子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
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遊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
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
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
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
明月杖頭挑卽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照覺大喜曰
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大慧武庫謂證
悟顯語非也

內翰蘇軾居士

東林總
法嗣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

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
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卽微服
求見玉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
秤玉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徑山信代云定盤星
爆於是尊禮之徑山信云何不早怎麼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
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
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徑山信頌云黃州惠州瓊州
去去來來獨偶剛得一根秤
子喝下還是空手落拓拓一生妙在舌頭會棲作
萬古之斯文同秋風之抖擻儼似石灰布袋狼藉不
用茗帚更問如何若何不
會說禪只會喫肉吞酒

兜率從悅禪師

賈峯文
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
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雲蓋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
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
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雲蓋復與語錐剗
之師茫然遂求入室雲蓋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
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雲蓋曰曾見洞
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
臭氣有甚長處雲蓋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
教卽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雲蓋雲蓋曰見關西子

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泊乎蹉過一生
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
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清素
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清素曰自先
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清素曰慈明
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
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清素
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清素曰文見何人師曰
黃龍南清素曰南廬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
師益疑駭遂袖香詣清素作禮清素起避之曰吾以

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清素乃曰釋子之
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清
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清素曰豈
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清素乃
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
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
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如素所戒○一日漕
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
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
拈豎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旣於學士面

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恐得衲僧正今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擔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

法雲杲禪師

寶峯文法嗣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

入室次圓通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圓通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被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

泐潭文準禪師

寶峯文法嗣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

淨真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真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瀉真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真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真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紹聖三年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真淨詬曰此乃敢爾藟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師自浙回泐

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詰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厠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卽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头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

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
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甍由是無復見者

寶華普鑑禪師

寶峯文
法嗣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十七遊方
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真淨舉石霜
度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
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闢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
流真淨肯之命侍巾鉢

九峯希廣禪師

寶峯文
法嗣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遊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

化打克賓意旨如何雲蓋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
師打一坐具雲蓋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
師石霜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石霜曰好一
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真淨曰你意作麼生
師復打一坐具真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

清涼慧洪禪師

寶峯文
法嗣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依三
峯艷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十九試經於東京天
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
於歸宗真淨遷石門師隨至真淨患其深聞之弊每

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真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耐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攬魚鰕真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無盡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所以無盡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旣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

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無盡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訛傳其真覲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

石頭懷志庵主

寶峯文
法嗣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

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無對卽出遊方晚至
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真
淨叱之師趨出真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
領悟久之辭去真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
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
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

尊勝有朋講師

開元琦
法嗣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嘗疏楞嚴維摩等
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
日謁開元跡未及聞心忽領悟開元出遂問座主來

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開元曰老老大大何必
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開元曰朝看華嚴嚴夜讀般若
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開元曰
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
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
開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
便喝開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
犯不容開元拊掌大笑

泗洲用元禪師

建隆慶
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

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

光孝慧蘭禪師

大瀉 詰
法嗣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視○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酋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酋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酋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

南嶽下十四世

臨濟下十世

昭覺克勤禪師

五祖演
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齋出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瀉詰黃

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五祖皆不諾乃謂五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五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五祖一見而喜令卽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五祖問道五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五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

艷詩提刑會否五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旣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五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響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五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請吾助汝喜五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趺拜○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

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市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

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趂出姪坊來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畱居碧巖

太平慧懃禪師

五祖演法嗣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悲五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圓

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圓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五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趙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趙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五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五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旣曰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圓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

山當下傾出一栲栳圓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五祖詬罵懣懣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五祖不已圓悟已密知卽往扣門師曰誰圓悟曰我師卽開門圓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圓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圓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圓悟遂領師同上方丈五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

師卽打出

龍門清遠禪師

五祖演法嗣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卽李氏子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卽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元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

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元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從容言語問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

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
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
詰其寮舉青林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
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圓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
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圓悟
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

開福道寧禪師

五祖演
法嗣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
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
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足沸湯中發明已見

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參
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
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

大隨元靜禪師

五祖演
法嗣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後名
道典

聞之玉山大儒趙公

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捨令出家首參永安恩禪師
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
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五祖五祖乃曰我此間不比
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
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

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五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卽剖而陳之五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五祖曰好卽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五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五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五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五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

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鈴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五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五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畱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五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

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于掌握矣○
有一老宿垂語曰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廝祇是不許
人衲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衲了更教甚麼人衲
老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

無爲宗泰禪師

五祖演法嗣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偏遊叢社至五
祖告香曰五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參洎入室舉此
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
鉢孟去聲五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
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五祖曰你不知耶又

問你會遊澗否師曰未也五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
凡五年不能對五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輓
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輓一輓看五祖
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
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
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五祖口曰祇
消唱到這裏五祖大笑而歸

五祖表自禪師

五祖演法嗣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五祖最久未有
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圓悟曰兄有疑處試語

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圓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圓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圓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詰圓悟禮謝圓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詰方丈五祖迎笑自爾曰深玄奧

九頂清素禪師

五祖演法嗣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徧扣禪局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

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五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五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太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詎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

元禮首座

五祖演法嗣

元禮首座闍人也初叅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五祖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

普融知藏

五祖演
法嗣

普融知藏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五祖舉備女難覓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聞音誦偈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

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卽推出

法闍上座

五祖演
法嗣

法闍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五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闍卽不然五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闍卽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帀背手挿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華挿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金陵俞道婆

耶耶起
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養爲業常隨衆參問琅邪琅
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
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資
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
邪琅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は無位真人婆應聲
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壁華山分兩路
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
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
所問佛燈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佛燈卽踏
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

則箇佛燈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首座曰
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首座曰婆是甚人兒
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
不安因緣曰日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
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性空妙普庵主

黃龍新
法嗣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
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自娛
多賦詠○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民多逃亾師獨
荷策而往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

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我文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

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箸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旣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餞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

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
燒二省開墻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
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
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耳水而
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
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
作散場其笛聲鳴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
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

鍾山道隆肯座

黃龍新
法嗣

嚴州鍾山道隆晉座桐廬董氏子晚抵黃龍死心延

爲座元死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
日齧數簍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
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

空室智通道人

黃龍新
法嗣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
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
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
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
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
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叅帝網中重重無

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死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智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智通曰一犖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智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死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智通禮拜死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曰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

上封本才禪師

黃龍清
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海印適夜

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閨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藥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藥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擱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虚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

法輪應端禪師

黃龍清
法嗣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謁眞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肯然以妙入諸經自負靈源嘗痛割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靈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靈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後開法百丈

黃龍道震禪師

泐潭清
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

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
師得圓具久之舜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
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
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
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叅
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草堂望見
卽爲印可

萬年法一禪師

泐潭清
法嗣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
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

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
蘆慈覺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
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
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圓悟
曰此法器也圓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
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

天童普交禪師

泐潭乾
法嗣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往南屏聽
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
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

汝烏能讎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泐潭卽呵之師擬問泐潭卽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泐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泐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泐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畱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榔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脣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

圓通道旻禪師

泐潭乳法嗣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宦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徼皆染指親瀉山詰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泐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泐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待泐潭行次泐潭以拄杖架肩長嘘曰會麼師擬對泐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泐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

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泐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泐潭首肯

二靈知和庵主

泐潭乾法嗣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泐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泐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

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

慈氏瑞仙禪師

開先瑛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

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
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
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
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
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
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
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

丞相張商英居士

兜率悅
法嗣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

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
至向異之勞問勤暎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
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
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
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
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
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
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
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
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

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照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照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迂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

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聲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曰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首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

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腳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叅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

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釋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腳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頌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叅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

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槌芻蕘得哭蒼天盤山會裏齟齬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

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拈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

西蜀鑾法師

法雲長嗣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佛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佛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佛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悄然佛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佛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卽禮

謝

雲巖天遊禪師

泐潭準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首叅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泐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王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

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鬻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
三矣

九僊法清禪師

慧日雅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僊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開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

覺海法因庵主

慧日雅
法嗣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朱氏子遊方至東
林謁慧曰慧曰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慧曰
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

中巖蘊能禪師

大瀉琇
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首叅寶勝澄
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繪
造詣益高迨抵大瀉大瀉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
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
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

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帀大瀉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
出一日大瀉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
劒麼僧豎起拳大瀉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
大瀉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麼師亦
豎起拳大瀉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卽休遂
近前攔臂築之大瀉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
撲○室中問崇真龜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
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
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
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棊次黃問數局

孝友別傳卷九
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
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
殺幾多人

信相宗顯禪師

昭覺白
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
有聲嘗畫桺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
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
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昭覺一日問師高高峯
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
殺腳跟也照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

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淶晚見五祖演和
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楨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
不問如何是關楨子五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
一踏而退五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
明日入室五祖曰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
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
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圓悟曰你但直下會取
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
會一上明日五祖往舒城師與圓悟繼往適會於興
化五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

五祖顧圓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五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五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叅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

淨因繼成禪師

智海平
法嗣

東京淨因蹠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師同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

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

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有作空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王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

立道無之時橫徧虚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虚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

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景淳知藏泐潭祥法嗣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泐潭問夾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

少泐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泐潭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

懷玉用宣首座泐潭祥法嗣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泐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開啾啾師聞領旨泐潭爲證據後依大慧大慧亦謂其類已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穎碧梧棲老鳳凰枝

教外別傳卷九終

教外別傳卷十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

臨濟下十一世

徑山宗杲禪師

昭覺勤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憲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瑄禪師棄遊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旣得其說去登寶峯謁湛堂禪師湛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袂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湛

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湛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

勤師圓悟

湛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湛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圓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裸裸處圓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

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

擇木乃朝士止息處

圓悟每舉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圓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圓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圓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圓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五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圓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酌

對無滯圓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曰肩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

下以手約曰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師每入室圓悟時來聽其語一日入室罷上方丈圓悟曰或有箇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箇肥漢圓悟呵呵大笑曰你倒與我入室拶得我上壁也圓悟又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此是第二句○圓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叅禪如今早見逗漏出來佛鑑下有一種

作狗子叫鶻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
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
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
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圓悟不覺吐舌乃曰休管他
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師曰契證卽
得第恐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悟了硬至張擊石火
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圓悟深肯之○圓悟歸
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
久之入闍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
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
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室中問僧我前日有一
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卽今因甚麼瞌睡僧
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
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篋問僧
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
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篋卽與和尚道
師放下竹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
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
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尚

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退居明月堂尋示微恙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

虎丘紹隆禪師

昭覺勤法嗣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弟恨未聆聲歎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

日入室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圓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尋俛掌藏教有問圓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圓悟曰瞌睡虎耳

育王端裕禪師

昭覺勤法嗣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圓悟問誰知

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圓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圓悟擊之。師頓去所滯。

護國景元禪師

昭覺勤法嗣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習台教三禪。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旣迷須得箇悟。旣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聲頭元侍者。

南峯雲辯禪師

昭覺勤法嗣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本郡人。依聞之瑞峯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舜扣諸席後。叅圓悟。值入室纔踵門。圓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圓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圓悟曰。你試擺尾。看師擺筋斗。而出。圓悟大笑。由是知名。

靈隱慧遠禪師

昭覺勤法嗣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爲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徽禪師。微

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卽之聞圓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什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叅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圓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圓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圓悟以拄杖擊禪牀曰喫得棒也未師又喝圓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

華藏安民禪師

昭覺勤
法嗣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圓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圓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圓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圓悟皆不肯師復請益圓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圓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

有省遂求印證圓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
白圓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圓悟諾師曰尋常
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
菩提妙明真心圓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
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
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
言下釋然圓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圓悟爲衆
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圓悟曰你
問我師舉前話圓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卽洞明謂圓
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

滴圓悟笑曰柰這漢何未幾令分座○師後謁佛鑑
於蔣山佛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
說麼師曰合取狗口佛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
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佛鑑曰佛果若不爲
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佛鑑呵
呵大笑

昭覺道元禪師

昭覺勤
法嗣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
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
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

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圓悟弗之許圓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節之物未去爲疑會圓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圓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圓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圓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中竺中仁禪師

昭覺勤法嗣

臨安府中天竺伽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

晨謁之圓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圓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圓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華下轉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擲出油閘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象耳袁覺禪師

昭覺勤法嗣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試經得度本名

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瀉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佛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克侍者掌賓客師每侍佛性佛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佛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圓悟圓悟呵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

華嚴祖覺禪師

昭覺勤法嗣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日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

遊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圓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圓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圓悟見許可次日入室圓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圓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梅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

高圓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

明因曇玩禪師

昭覺勤法嗣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參叢席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圓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枹擊鼓頌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

道祖首座

昭覺勤法嗣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佛語下

發明久之圓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圓悟圓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圓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宗振首座

昭覺勤法嗣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條然契證有詰之者首座酌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圓悟見大悅

樞密徐俯居士

昭覺勤法嗣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貌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靈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靈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靈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

曰和尚是何心行靈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圓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圓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圓悟顚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鼃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圓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居士

昭覺勤法嗣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錘圓悟不少假公固請圓悟曰此事要

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叅政邵曾侍郎開請徑山謁大慧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大慧曰趙州洗鉢孟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大慧起搗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大慧拈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居士

昭覺勤法嗣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

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圓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麼圓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圓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

昭覺勤法嗣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畱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圓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成都范縣君

昭覺勤法嗣

成都府范縣君者癸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圓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圓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圓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文殊心道禪師

太平懃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旣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背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旣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敘所悟佛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佛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搗破窗紙佛鑑卽開門搗住曰道道師以兩手捧佛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

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佛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卽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龍牙智才禪師

太平懃法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
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
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
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
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
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須更舉轆中泥死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
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死心曰如何是無差
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死心便打○初
住猷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

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

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

何山守珣禪師

太平勲
法嗣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叅廣鑑瑛
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
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
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
印師聞頓悟往見佛鑑佛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
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
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

疑只今竟箇疑處了不可得佛鑑曰玄沙道諦當甚
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
和尚老婆心切佛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
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
關即便休佛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
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
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師
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
圓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圓悟曰見與未見
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圓悟大稱之

祥符清海禪師

太平勲
法嗣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佛鑑問三世諸
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
進語佛鑑喝之師忽領旨

龍翔士珪禪師

龍門遠
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
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卽以
平時所得白佛眼佛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
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
佛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因措佛眼至晚抵

孝友別傳卷一
堂司師理前話佛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

雲居善悟禪師

龍門遠
法嗣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
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
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勝之有冲異其語勉之
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虵傷足佛眼問曰
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虵咬師卽應曰果然現大人
相佛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曰龍門有此
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

黃龍法忠禪師

龍門遠
法嗣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習台教悟
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
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
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佛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
澗下水長流佛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卽
掩耳而去

烏巨道行禪師

龍門遠
法嗣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
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
遂大悟

白楊法順禪師

龍門遠
法嗣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
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
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
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佛眼笑而
可之

雲居法如禪師

龍門遠
法嗣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
祝髮登具徧參澗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

白佛眼佛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
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
佛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
開廚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卽白佛眼佛眼曰這裏
還見聖僧麼師請前問訊叉手而立佛眼曰向汝道
大人爲汝說法

歸宗正賢禪師

龍門遠
法嗣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遊成都依
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秀稱爲經藏子
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佛眼舉殷勤抱

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佛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臺臺無盡佛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

道場明辯禪師

龍門遠
法嗣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願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江人一聲箏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卽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佛眼築其口曰

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室中垂問曰貓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懨懽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欄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

世奇首座

龍門遠
法嗣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請方丈剖露佛眼曰豈

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
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
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佛眼命分
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眼
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佛眼因以偈美之

給事馮楫居士

龍門遠
法嗣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
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
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聾公於是契
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大慧

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
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大慧曰盡大地是箇
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大慧便掌公曰是我
招得越月特巧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
大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
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
悲示誨石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
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藥山罔措石頭曰子緣不在
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藥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
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
藥山大悟大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
底因緣某理會得了大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
不得嚇噓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唵唎娑婆訶恁麼
不恁麼總不得蘇噓唵唎娑婆訶大慧印之以偈曰
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土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
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
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
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
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塔望

闕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
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
膝脫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畱
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
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

石頭自回禪師

大隨靜
法嗣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石工雖
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
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
不輟口大隨見而語曰今日磴磕明日磴磕死生到

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大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大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大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

護聖居靜禪師

大隨靜法嗣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

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南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酌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南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南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

劍門南修道者

大隨靜法嗣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尚書莫將居士

大隨靜
法嗣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
靜禪師咨決心要南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
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
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
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
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徑山信云
莫尚書向

鼻尖頭摸得些臭氣便揚出熏人南堂老漢好與三十棒何故養子不教父之過頌云摸得黃金特地愁支離縱好漫風流當時若作今時用截斷尚書臭鼻頭

龍圖王蕭居士

大隨靜
法嗣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雷昭覺曰聞開靜板聲有省
問南堂曰其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
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南堂却問朝旆幾
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南堂曰自按察幾時離
衙公曰前月二十南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
契悟

徑山智策禪師

雲巖游
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十九造國
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大圓
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

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大圓
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大圓送之門
拊師背曰實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
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
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
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典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
空全無柄靶典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
家厮罵典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

左丞范冲居士

圓通旻
法嗣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

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
遠圓通呼內翰公應喏圓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
乞師再垂指誨圓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圓
通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

圓通旻
法嗣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
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
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
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
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旻曰有甚不脫

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宁丞盧航居士

圓通旻法嗣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圓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圓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

圓通旻法嗣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圓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

曉會圓通曰驀直去公沈吟圓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圓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圓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圓通曰喫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圓通曰便恁麼去錯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冶父道川禪師

淨因成法嗣

無爲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

南嶽下十六世

臨濟下十二世

教忠彌光禪師

徑山吳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聞之李氏子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叅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大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大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大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大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

告大慧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曰大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所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所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翌日大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大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大慧令究有句無句大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大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

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
師疑情愈深後入室大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
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大慧震威喝曰你
又說禪也師卽大悟大慧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
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訖云千里
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撥當機怒雷吼驚起須
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東林道顏禪師

徑山杲
法嗣

江州東林寺庵道顏禪師潼川人久參圓悟微有省
發洎圓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妙喜曰顏川彩

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妙喜居
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

西禪鼎需禪師

徑山杲
法嗣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
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
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
付春風翠竹黃華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
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
羗峯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
大乘嘗問學者卽心卽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

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
如何師不答彌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
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
曰卽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詎之曰你見解如
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
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
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
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
師擬開口妙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
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妙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妙喜

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曰頂門豎亞
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卻却符趙州東壁
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

開善道謙禪師

徑山杲
法嗣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
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妙喜領徑山師亦侍
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
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
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
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

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宗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宗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宗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宗元卽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

育王德光禪師

徑山果
法嗣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

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因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旣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杲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大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

玉泉曇懿禪師

徑山果
法嗣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
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闡知其所見未諦致
書令來師遲遲大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
得已破夏謁之大慧鞠其所證旣而曰汝恁麼見解
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大慧問我
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國師去也大慧
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
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

薦福悟本禪師

徑山果
法嗣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待妙
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
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
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旣而有聞師入室
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
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
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
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
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
足纔越閭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

也

育王遵璞禪師

徑山杲
法嗣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大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大慧膝上打一拳大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大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大慧室中間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

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大慧曰劄僧擬議大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能仁祖元禪師

徑山杲
法嗣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大慧以偈贈之

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

蔣山善直禪師

徑山杲
法嗣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妙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妙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妙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妙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一日畱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

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近禮侍者

徑山杲
法嗣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大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事大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資壽尼妙總禪師

徑山杲
法嗣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

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叅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陸堂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大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巖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大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囁嚅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囁嚅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囁嚅娑婆訶大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大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槎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大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入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大慧挂牌次師入室大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糞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大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大慧曰爭奈油糞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

侍郎張九成居士

徑山杲法嗣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

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卽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舜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

怎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誇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

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
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
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
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
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
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叅政
劉公請大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大慧報謁
公見但寒暄而已大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
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
不知有物格公茫然大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大

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
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
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
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
五百大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
鉤者意大慧議及朝政遂竄大慧於衡陽令公居家
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
大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
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
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

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大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大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大慧於育王越明年大慧得肯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大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

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

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

得諱不

我脚何似驢脚

又被鰲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

吐不出

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

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

工
熬得

提刑吳偉明居士

徑山杲
法嗣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叅真歇了禪師得自受
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大慧
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大慧以竹篲便打公
無對遂畱咨叅一日大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

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卽
舜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大慧皆室中
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
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大慧卽說偈
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
濟小斯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

徑山杲
法嗣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
情頓脫大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筴話至葉縣近
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首山曰瞎公曰妙

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
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天童曇華禪師

虎丘隆
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首依水南遂
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
至雲居禮圓悟禪師圓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
見彰教彰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
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
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大慧見之極口稱歎
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

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

淨慈師一禪師

育王裕法嗣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峯慧照禪師慧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霧濕秋光慧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噯慧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慧照深肯之

道場法全禪師

育王裕法嗣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久依佛智

每入室佛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慧通清旦禪師

大瀉泰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德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

曰好與一坑埋却

靈巖仲安禪師

大瀉泰法嗣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卽領旨逮佛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皆後底聲師投書圓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首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

呈幸希一覽首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首座又喝師以書便打首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圓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圓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圓悟顧佛眼吐舌佛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誼實佛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五祖曰晝裏說箇

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
寶劒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五祖
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
五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五祖乃
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阤南師近前彈
指而已五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
之未幾靈巖虎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師法焉

國清行機禪師

護國元
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才壓儒林
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

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
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華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
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其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
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
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
卽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鋪單
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
○室中常舉茗帚柄問學者曰依條茗帚柄髮髯赤
斑虵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條茗
帚柄髮髯赤斑虵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淳熙

已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
辭衆曰鐵樹開華雄雞生卯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
筆示寂

覺阿上人

靈隱遠
法嗣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
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覺阿
奮然拉法第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
佛海問其來覺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
講五宗經論國王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
位出家各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

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
公禪師之名特請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
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
師如何開示佛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覺阿
書曰無明因何而有佛海便打覺阿卽命佛海陞座
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
始知佛海垂手旨趣

內翰曾開居士

靈隱遠
法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
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

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佛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佛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來問何言不見佛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佛海震聲便喝公擬對佛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佛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佛海曰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郊居士

靈隱遠
法嗣

知府葛郊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

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無庵令究卽心卽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其得入無庵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劒池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佛海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畱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卽遣書頌呈佛海佛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佛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

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佛海
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
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
母卽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
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
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
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
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徑山寶印禪師

華藏民
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從德山清

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
中峯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
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卽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密印
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入
師豎拳圓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
用底師以拳揮之圓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
至徑山謁大慧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大慧曰未
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大
慧忻然掃室延之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道
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
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
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卽說偈曰沔水江心喚
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
一路行

文殊思業禪師

文殊道
法嗣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
徹心源卽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夜又心今朝菩
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文殊曰你
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

文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

待制潘良貴居士

佛燈珣
法嗣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桂
鉢隨衆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
去時如何佛燈曰好箇封皮且畱著使用而今不了
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
泉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
悲佛燈曰你祇管理會别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
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

無爲守緣禪師

泐潭明
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
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峯值寶峯
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師聞釋然領悟

雲居德昇禪師

龍翔珪
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謁文殊道
禪師問佛法要文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塞奪
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
師擬對文殊曰莫錯師退叅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
性機不投入闔至鼓山禮觀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

詰之無滯教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卽辭往梅陽服勤
四載

淨慈彥充

禪師東林顏
法嗣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首叅大愚
正堂大圓後入閩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

一處或云坂王女交臂師竊喜之直造謁陳
東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

待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

平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馳驚

東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

老賊東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

攔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點首

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

須爲徹寂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

杌然之

智者真慈禪師

東林顏
法嗣

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遊講肆聽

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

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

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

華藏有權禪師

道場全
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十八歲
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
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
耳中出氣無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
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
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弄明月引得
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
師曰大海不宿死屍佛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
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遊

孝夕別傳卷一
五十一
歷湖湘江溯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
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
教外別傳卷十終